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三

諸體文丙

越車

方孝孺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越無車有游者得車于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而  
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  
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若是致而為之者  
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船已不顧  
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



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為礼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為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精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味於衆人之不知寔於學者之多歧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為道愿者以小慈為仁剛者以戾刻為義能言者溺于言而不求于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真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為天下裂譬之摧輶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執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償人

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為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為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為貴存之于心体之于身見之于事而着于言一以聖賢為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為憂則為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于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僑輩從予以為學予因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為道乎將以為進取之計乎

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  
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  
哉而奚取于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  
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于道也必矣舍聖賢不之師而  
僕<sub>也</sub>為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sub>子</sub>穎之為善  
學者咲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sub>于</sub>大吾徒也猶不之  
遺而况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  
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  
為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穎為友于其別而去

也欲無說得乎

玉枕山詩話

張汝弼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應詔  
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甫  
欲用曾參礼蓋公故事疑留于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  
月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  
雨裝弗亟辦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強石齋有詩曰玉  
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sub>也</sub>乃石齋自製類華  
陽巾直方而無襞積者東海遂<sub>也</sub>斷<sub>也</sub>論議或有戾于



其道而云破此中即遂以一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  
巾不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  
人石齋復以玉枕山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  
見嶙峋使君得此原無用賈與江門打睡人跋曰東海  
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太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  
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真  
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峯亦安南之照山也故自  
依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耳而又作二絕云客囊  
羞溢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

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天地正芳春覺來  
莫管閑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一絕云青茸鋪  
榻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牀東海先生睡不着日月當  
天正大明跋曰觀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得睡而司馬  
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鏐得甘  
心奔走左右也鏐下多一仔字因江西風俗而加也五代史可稽未幾適武選  
郎餘干蘓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石齋之師康齋吳興  
弼之端受剛峭勇于進道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極論  
康齋立心造道處世化俗之詳東海漫賦詩曰耳根何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三  
四  
處得風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  
上見斯人蓋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益持循且以  
謝玉臺中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送矣文簡  
當為析中云

斥仙 祝光明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有  
無宜為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為也楊子曰聖人  
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為也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為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為善由羲炎至于孔顏為聖賢  
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黃帝冲舉不知果否  
史故言帝崩冢且在非謂決必無即言仙帝道已尽身  
為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為人賢不肖  
不在書史吾安得知之由孔子後為者悉不聞其素高  
識士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知不免世禍託云尔後多  
放之不誠為其宅君臣庶人誠為之悉愚不肖也雖之  
有良士且為之是智中之愚賢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  
小人仙所為何有于天典民理益於身家國天下何一



心為君子之心何一事為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  
 之事也燒金者大盜也罪過于躋仙者賊也謂盜賊者  
 無獨入世盜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也  
 者雖千萬歲猶莽榛懿溫劬劉廣楊雖帝王而盜賊也  
 即所謂鐘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糞土  
 且益世其敗者即卓泚祿山字缺一字巢等愚中復愚不肖  
 更不肖窮惡極禍乞為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  
 之有

婚範 候一元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揚湯止沸不如絕薪諫哉是言余  
 生長于斯觀國之故男女之際何其諄也大都重女而  
 論財有女者往也懸高價于人人趨之或捐恒產興諍  
 辭絕行葦之恩而不顧子哲子南之事歲也有之及女  
 葬則主人迺始病矣于是乎傾家以奉其女良其袂庀  
 甚具費數十百于男也前有妾禽之厚因心計其生息  
 視之固然不德也而女據所有則有驕男或先富後貧  
 納其厚幣而啻其裝則違言生而夫婦之道始苦矣且  
 禮親迎以重女今重女者親迎非幸也女至則坐車門

外為之揖已迺設帷帳坐女上坐而下為之拜余五六  
歲時習見之今稍衰矣拜交而女左揖尚如故也此不  
知其所由來矣夫浙固古東甌于越勾吳之地也不及  
被周公之禮而漸于夷以然哉其有果敢而殘賊者女  
生往而不舉婦人已免身視之女也即水之若漬草菅  
然恬弗怪也今人有雞犬溺則惜之而溺其女曾不少  
惜千金之家所舉女及二三以為多矣夫以其重女若  
彼求之奉之其厚若此而不免殺之不得與雞狗為等  
此有由然故諺有之曰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其空人之

財此哀痛之言也故女有不舉則女愈少女愈少則求  
愈艱幣愈厚則奉之亦益厚奉女愈益厚則愈不舉女  
因襲以然其無足異聞者良有司患之誨諭紛若牖其  
天性憲殺子之令使相收司以為懲復三女之家不事  
以為勸然皆當身則行事已復然莫可柰何至迺禁其  
罷服聽人纂取行一切之法而尤弗能禁也余每感朱  
蘆之紛奢思示儉于豆肩劇山林之厚藏懷矯枉於引  
囊慨然喟曰夫以女為市無異賣僮烏孫之嫁不劇于  
此矣質人之女責其貨賄緣本規息負販之行不汗于



此矣庸奴其夫傲其尊章則反脣相稽之俗不患于是矣賊虐天性擠之溝壑則豺狼之戾不是酷矣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出尔反尔即彼我何利焉甚矣哉俗之溺也余不敢以告人爰著令七子若孫焉令曰蓋黃帝始知男女之禮而大備于成周禮經述焉昏事女盛服衣玄而玄纁其首飾髮也無金玉文綉之飾媵以女臣女弟而無僮奴男以玄纁帶皮為禮五兩為過非必盈也辭無不腆不主腆也及期陳鼎設饌而已用是知女氏先期張陳並後世流失之禮不足以汙周公今由奢入

儉難于上天獨可隨俗為制同其流因移其源而塞之耳自今吾家娶女用一雁二幣務如古制其當有臣妾者男為買之以先婚三月教之女氏欲飾女以金玉文綉者男具之以先筭三日遺女氏陳鼎設饌而無張陳親迎不能至其家則迎之塗女至門不可下車則無揖也吾家嫁女受人亦無過一雁二幣女服無過玄衣若髮亦以先婚三月先筭三日受其有官臣妾金玉文綉之遺者亡者勿責也自餘俗禮非古制費一金以上者並不得行議婚之初其以吾之話言對賓七許幸也不許

則勿<sup>加</sup>諸<sup>下</sup>幸許而不以吾範至勿受俾雅俗參用男女一  
軌欲令不及礼者可相假貸而無患女之心其有贏餘  
欲厚其女者自以他日饋問不為制嗟乎吾後世女子  
子其庶無橫罹墊溺者哉夫婚禮辭命必曰有先人之  
礼吾子若孫而吾言之違者曰不孝其令來婦生無見  
饋沒無奠也尚敬聽之哉侯子既為婚範久之不出曰  
吾方遣女已而侯子遣女則犹今之俗也客曰何居侯  
子曰吾始者未獲以是語賓吾不得輒變為盖自愆其  
初之弗豫云又曰吾聞賢者不避嫌夫有女而訛厚嫁  
嫌也吾非賢能無避乎哉迺今吾之子人之女吾可以  
告之矣吾可以行吾之志矣

疑詩 王諷

嘗讀詩未嘗不疑詩者樂之章也夫子自衛反魯正樂  
雅頌各得其所洋洋乎子盈耳者凡皆取其聲音之中和  
可比于樂有闡于倫理可以養人之情性而使之思無  
邪焉者也淫亂之詩乃或間見于三百篇之中者豈夫  
子刪定之全詩哉既又見晦翁之註有曰言善以感發  
人之善心言惡以懲創人之逸志有曰興起其好善惡



惡之心有曰觀風俗之盛衰駸政治之得失則又未嘗不重其疑以為人心易私而難公道心難明而易昧示之以善詩犹未能朝夕咀嚼時有所感發而况以淫亂之詩而使之誦之是犹以衆楚而傳一齊也寧不滌人之逸志哉而望其有所懲創而能改也吾見亦希矣况詩既為樂之章則所以典樂以教胄子也當皆取其有關於倫理有比於律呂者讀化亂倫之詩果可以比之樂章乎若曰觀盛衰駸得失此則當時以聲音之道與政通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者然也若以為傳法無窮而

將以養萬世喜怒哀樂未發之良心者當不必其美惡之具載也其殆出於秦人煨燼之餘民間傳誦記憶不皆三百篇之善者漢儒于是因掇其善者惡者妄以已見補足三百篇之數而晦翁遂緣襲其美惡具存之義以其成承訛踵誤之說予然而不敢自信也偶見先輩論說所見亦同因識其疑如此或曰春秋備善惡昭勸懲也詩獨不可乎曰春秋紀寔之書也詩聖人比樂章養性情之書也紀事不可以不備比樂章養性情不可以不善或曰桑間濮上則既可樂矣昔有以篡殺不忠

之詩示太子者則既可訓矣曰樂則樂矣夫子正樂雅頌得所聞雅之亂洋洋盈耳者果為亡國之音乎夫子告顏淵欲放鄭聲恐其亂樂也此顧收之以入樂章子教胄子以養性情也示之以篡殺之詩使之知所懲戒則亦欲人主觀尚書唐書之意也乃若此之律呂使之朝夕諷詠耳聞而心受不自覺其氣質之漸入于中和者豈無綱常倫理之詩可以為訓而必以淫亂之詩乎况篡殺之詩見之者知惡淫亂之詩聞之者導淫要又不可以例論也

點諷劉鳳

爰有鼓頰佞夫翩妍小子學未究于通方才未成字一藝競煽澆淳豈類宛丘之蕩狎游朝夕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宵臆之見私為標置橫相詆訶非子真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固讀却鞅之碑焉識顯陵之字輒欲較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凌黃妬白瑕顛流其口吻貝錦成于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于言外或銓流失次託諷刺于辭間或藉彼文雄因其品目勢



戒挾主意在憑凌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挾摘同異亦已  
媚興致亮拔盛才翻為塵点冲怀雅士徒遭毀敗斯元  
伯不甘于見夢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于  
塵隅接清風于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馳負擔敢  
為宏論瑣莽賈豎特賜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  
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歌艷名華慕恋聲哲忘其  
駑下顛倒其間難不足貽玷缺于青蠅亦可為笑資於  
談苑也溺于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于泥俗  
審上小子厥匍匐而爭趨襪襪之內皆為童烏巫史之

兒悉稱幼達視前人為蹊途每空上而自喜附和之徒  
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為之欺父兄而取憐瞽庸愚而  
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讓始其風獨  
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廣退况鏢斯盡陵  
遲逮今謂之何哉爰波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噴議煩興  
而在握之珍強曜龍劑寡而奪象薰貞行微而掩玄素  
詠嘆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復揚斯孤奏千  
載之魂尚申悲于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于劉歆故知  
懷絕俗之見者不旁采于衆謀守獨是之說者不遍謔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于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黃雲而僂曲度函  
蘭以齊潔荆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教通贈劉師禹之鄔西熊過

蜀有劉子學者也將如鄔西喟然謂熊子曰教之難也  
吾受牒于十日而九不獲吾心於其不能予子嘗試語  
吾來熊子為誦教通之言曰人之劑量也不可執乘于  
時束于教也海中之斷木也娶者榮之無取裁也工師  
知許而舉之鏤之銷之附以青黃離也然天下之利器  
也是乘時之參決也缺曾丹磨之砥之生頌也頌之生

金也各以其數或幾千歲而一化若是其濔久也方人  
合以群材正以匡國節以符貞屯以子申蒙以庚戌六  
十卦各以日為主不期年而金成物之速化是其稽準  
也天以節而六氣生為地以制而五運行焉其相為勝  
而奸于支闡歲者血氣滯而神不麗矣疾匿賦其死生  
參商其動變鍊石壽熨榻腦揲荒瓜幕浣腸蹶然起而  
復人也否之可傾此其大校彰明也者察其時而材之  
奉過者厚矣審其化發机在心闇明柔強資之可以有道  
矣通其可以傾制之故得其環樞而應之無方矣雖然



吾思之既已然不釋于中亦若子之心何也將其始也  
吾有雄成之心其求之也飄乎其浮氣也而味其難字  
嘗試語子青鳥氏之記有胎教其生也梧柳桑棗以為  
孤雞狗牛羊豕以為牲中四方以為射示之事也命之  
曰養正之教今輸將日墀禘禴以酒奠倨抱鋪委地去  
之如遺土也拊背而祝之曰勿哇吹也遂毋啐嘗以趣  
又奚暇徐教之為以古為軌今有字無也其壯也五物  
之地辨以土會五物者民之常也而以施教為命之曰  
厚生之教今或流徙無託老而帶素奉腹以餓氣餒膚

鏗鷲鴛者攻剽誦詩者探其舍珠以自活與字其喜也  
果子充其体也肆字其流而不知止也以古為軌今有  
字無也今其為教也風行而偷渝又將趣之上苟以  
身文下提空名以饗之青衿逢掖委蛇于塗指而詡然  
曰吾能教以為教若此而已嘻其欺也母亦謂人之尽  
亡其知哉古者蓋世刑措而家可封今有字無也故今  
之教國無檢焉而係字師也字師字端本以先之明禮禮  
義以導之或推之或招之刑就心和而無為尅核而無  
為詬厲臣誼而謀利毋瀆于經以亂天常是教之則先

師之所營也知命之所糾合而仲尼所不倦也此之謂  
救其未流化原之不可漸得而思其次也勛之志曰錫  
義之蘅日不自持風之發也其相遭也挺然而已矣其  
靈之所融與其精之所結其昌于物也子也然特異而  
况散于人者予子之勛也期年而觀子之化

非墨篇

予杜門十有八年庚申辛酉之歲逢適子適妻之喪客  
有叩門而弔予者予謝不納客問曰喪而不弔礼乎予曰  
喪而弔礼也弔而主人不受不可謂非礼也有說子曰

有夫世有今古而人情異礼有報施而往來異事有吉  
凶而哀樂異審斯三者然後行礼也云知死者哀知生  
者弔死而不弔者三畏屢溺而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况予有齊期之慘子儼然辱臨是礼也而于予心有  
戚焉蓋昔者吾有先子之喪而人莫予弔也先子登  
賢科二十載孔多兄弟一官落拓五十考終豈其畏聲  
溺也者而獨一先生素車白馬而來豈無他人惟是牛  
馬走僂然三孱不滿一隅而誰予問距今四十年往矣  
少不如人老何能為先子人不遑恤况吾妻孥敢微非



望之榮望而不獲滋辱不如寢也予所以卜諸人情而不敢受者也吾聞之禮尚往來而不往非禮也已不往而責人來人之愛禮誰不如我上離群而索居久矣歲時媵臘三黨之不虞素乏殷勤今也不幸至于大故而望人之憐我不可得已前乎此者施而不先後乎此者受而不報不施不報何以明禮予所以酌之往來而不敢受者也夫禮由人心生心有哀樂則禮有吉凶故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飲食餽養所以為吉也哀麻哭泣所以為凶也有哭泣之事者人為凶人服為凶服家

為凶門雞斯徒跣殞越于宮堦之間水漿不入口以成為凶也今世俗橫曰主人凶賓則吉也不可以其凶凶人之吉于是投杖而擁篲解麻而割牲掃殯宮而陳饋釋飢粥而調羹男女老幼盡室奔走舍哭泣之哀而徵逐酒食篚玄黃撻金鼓樂我嘉賓曰不醉無歸則是主人借親喪黃緣納交而賓朋因送死期會醪飲輿臺未饜醉飽生端如賓嬰灌夫所以得罪于田蚡者求榮反辱事之難測有固然者矣是以符偉明妻死無殯人助之不受曰唯妻子可以行吾志故始吾妻子之喪請典

客予曰已之從象吾力不能縱吾力能而心不欲也吾心欲而禮不可也禮如可也雖不能不欲焉得今世俗不畏禮而但畏人言人之言曰我愛其財而託于非禮也夫惟非禮故託吾寧避託而甘於非禮予寧不為非禮而甘于託也此予所以辨于古古之數而尤不敢受者也客曰然則古之人何為而弔人之喪乎曰古之君子視人喪猶己喪聞人哭己亦哭見人擗踊己亦擗踊惟其憂人之憂是以弔人之喪今之君子人哭而已熙人擗踊而已歌舞是以登哭泣之堂而祿觴過倚扃之

門而大嚼笑棘人之樂也樂凶事之摠也嗟夫既燕且喜奚取哀死既醉且飽胡為號咷為市為利為誰噴淚問多問寡其弔也假此古之弔所以為弔而今之弔所以為不弔也客曰子亦不弔人乎何言之過也曰吾自有先子之戚而終身不敢弔人矣無已則一問不淑即退當三仕為令矣凡民有喪亦一問不淑即退賓不及席主人亦不設賓席主不備幣賓亦不受主人幣惟是則主不恩賓也亦不恩主寧戚以致哀而行簡以從儉斯貴為弔也今之為賓者有弟生之名而無哀死之心



今之為主者有好客之名而無居喪之禮寒門下戶鬻  
產稱貸以充盤殮內不稱其家外求稱其客內既苦於  
死喪外又苦于惡賓譬之極焚並薪後并投石非有深  
怨何至于此客于是怆然作色曰子之道墨道也子曰  
否自吾有妻子之喪朝哭吾妻而夕哭吾子附身附棺  
於何不尽而吾墨也乎哉墨無服而吾無服也乎哉墨  
桐棺而吾桐棺也乎哉惟是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子嫁  
言于墨則是薄者為厚下者為薄子不學孔而謂吾學  
墨異乎吾所聞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於是日

哭則不歌季武子之喪曾点倚戶而歌人雖不才死矣  
又何歌若曾点孔子之所謂狂也吾惧夫人之倚吾戶  
而歌也是以請辭客遂去意雖不懌而竟無以復予因  
述以誌同志明吾非墨

二九二 庚子 木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輯

諸體文丁

優喻示兒姪

取定向

余往遊京國于燕會中見優人之扮古王公大人為戲者其謔欬色笑揖讓周旋多儼然似之且其謳音清越優柔所以形寫古昔之悲歡慨慕以為忠節孝義狀者亦足興矣緣彼多出大方居都會之日久其于朝貴薦紳習耳而目之者稔也此見吾里河口柳港之優亦嘗



被冠服飾鬚髯東塗西抹扮古王公大人狀也者乃其  
啟口舉止動露村俗令人厭觀而謳教之叫噪囂喧既  
厲且麤殆若村婦詛雞者然余甚不欲耳之乃毗隸市  
兒環擁而聚觀者如堵嘖嘖賞欣焉蓋荒陬僻邑局于  
所見然耳余因重太息焉惟輓近業舉為時義大都託  
為孔孟口語模演為文字視優之扮古王公大人狀貌  
為戲以取世歡笑者何異耶願前輩之為時義也類本  
據傳註細絳儒先之輿論粹言抒而為文雖于孔孟精  
蘊未必能發乃其緒言意指庶不甚悖繆而詞亦雅馴

不刺人目擬之優殆亦京國大方之優與近里中後生  
視先儒傳註易通西銘正蒙諸書為腐陳而芻狗之通  
相承傳一種陋習或戕賊史漢之文剽抉其單辭隻字  
以為古或漁獵貝葉之梵語以為新義不相蒙意不能  
解弗論也又或剿襲先正之語錄綴拾俗士之里談使  
用助字不辨疑決漫用武字以為雄壯者可訝矣試與  
論之彼為詩者效唐音而引用宋事擬古遂而叅和律  
什斯為無當齊居而楚語蜀產而吳音自難相通陳君  
前臨民上而恣為方言可乎不可今以遷固之口頗代



為孔孟出話人品殊調神情自是不倫以西竺侏儻宣  
語孟之彛訓非重譯其何能解且非聖之書制禁孔嚴  
向人談話與臨文修詞原自不侔漫然無別何舛哉余  
取譬之河口柳港優蓋悲其見趣之不廣也然往々如  
此見售者不少是則幸遇山林之眩隸下邑之市兒也  
彼其見趣亦可知也嗟々人材之盛衰世道之隆汙寔  
係之此識者能無于邑乎哉昔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  
滌六朝之陋蓋寧受人非唾而不屑徼時好矣振古豪  
傑士故如此噫嘻孔孟亦人耳吾黨遭逢明盛服習功

令誦法孔孟矣第令能言其言以取世資而不能寔明  
其學心其心非夫也乃隨世妍媸以為趨尚是則矮人  
觀場隨人悲笑者豈不重可耻哉而曹省諸

喻詖 耿定向

經初機乍解侈譚要眇里中宋人之矜獲麥也躬行醇  
德言述孔教方叔子之籍承世業也不省微言斥為異  
教西吳母之詫青衿也誦法孔孟晚羨禪宗東吳生遊  
而猖狂也離形歸寂漫曰上乘朱堪輿之卜宅兆也顛  
蒙未啟自負得悟王學究之談地理也身墮欲境浮慕



玄旨萬庠士之手披傳習錄也色厲內荏抗顏師人某  
之見易于季子也經傳里中宋人者微而驟饒方叔

子則富厚累世矣宋人一歲獲麥數十斛偶侍叔子飲  
叔子曰聞子夏獲多然乎宋人蹶起揚匕曰得天幸甚

時倉廩頗盈也叔子為一筯爾傳方叔子家田半邑

陌歲獲視宋人不啻幾倍菑乃叔子故席承世業按籍

而收享之其播種收穫之辛叔子未之知也傳西吳

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

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異服哉嗟而負緡不足於

藍故綴以青歟柰何不浼吾取足耶蓋不識青衿為時

制服也三傳東吳氏名家也國初膺仕雲仍簪纓世濟

其後凌替衣冠之絕者屢世頃督學使者推念名世之

孕假生以衿佩令奉祠祀生一旦倘然得衿佩喜溢而

癩服其衿佩徧謁諸神閭閻姻隣望上然家到而戶造

焉里人僉為姍笑識者為嗟嘆云傳堪輿朱者卜

兆執泥天星山川之形勢勿論也自卜一兆莖其親謂

於天星叶吉後當興盛既莖而妻殞子殤或說之朱曰

是故然據圖識此兆先凶後吉將亡七命乃莖也朱不



思身并所屬莖上六人耳兆後即吉庇廕者疇其當之

朱氏今竟殲云五傳學究王子博雅篤行人也嘗自恨

生平博學俱無所入惟是形家言賴天所啟而大得悟

云其寔未窺一斑也進士周元孚旁通此家言蓋家王

君數等者夙甚自負聞王子言懔然自失曰吾往謂於

此有悟矣今王君亦云有悟乃若此若吾之悟亦如王

君之悟不大悟耶六傳庠士萬姓者往樂與同志遊嘗

受陽明傳習錄沾上誦不輟一日往下里督取子母錢

課筭之暇尤時上手披誦焉同志相嘲謂清中濁云七傳

季子自幼失明而性挑達先中憲令就傳上初以威

嚴臨之季子敬憚而肅然雅飭坐立如禮傳內故多慾

倏有遠方人至服貴陽襪者傳見而垂涎之攘臂爭取

焉季子忽大噓曰嘻師乎師乎如是人尔後即數施夏

楚勿率也八傳

盲喻

昔有孺子自襁褓盲者隨人嬉曝于春園中聞人言天

有日亟歸問諸父兄曰日何形其父兄曰圓也又問曰

圓何似父兄無以應第取鏡示之孺子執而旋探焉乃



解復問曰日何色父兄謂之曰赤也又問曰赤何似父兄無以應孺子顧問不已其父兄展轉念慮百計求所以譬曉之而不得也孺子竟惘然夫余學夙主修行云云者猶辨日之形也雖心無所見而古先聖哲遺有成規猶得模擬而冥行尔矣若所謂道尤辨日之色也斯心之盲也久矣即有道者披裂腸腹多方曉告願安能頓開錮迷而令即覩天日也余自束髮與朋友矢志以盡倫修行為學既壯遊四方聞先生長者言學貴聞道始爽然自失矣乃坐一作盲喻以自省云

浦喻陸

陸子生於海瀕而家於黃浦之上浦故松江別流江湮

而浦代志曰楚時春申君黃歇所鑿因姓其氏壯遊四

方適吳覩五湖具區北渡大江逾于河達于呂梁然後

知水之為理也海水際天浦水朝潮汐汐盈縮吞吐滙

為汀州帶以百里湖水汪洋渟泓萬頃一色漫流四溢

而不見其涘也江水夾以連山源遠流盛蛟龍鼉鼉變

怪百出而獨力東注河與江埒而源益遠流益盛濁悍

若怒呂梁水搏山而行崖石鎖嚙濺沫崩澍鉤蕩出散



是故海至大也湖至澄也江至深也河至長也呂梁至  
奇也彼曰浦者大不能海澄不能湖深不能江長不能  
河奇不能呂梁奚取焉雖然被之以長風則驚濤雲奔  
亦似海天開浪恬其出無窮又似湖獨流勇赴似江與  
河至於潮頭秋壯排空倒嶽雖呂梁或不能及嗚呼水  
之觀盡於是矣余性好水常慕遠者大者奇者深且長  
者及東出海自北而歸復返浦上之舊廬歎曰天下有  
本同而末異者茲物是也又聞龍門砥柱瞿塘灩澦洞  
庭皆極天下之偉觀皆未及到今而後知到焉亦一覽

而已也是故忽於近者非知遠者也易於小者非圖大  
者也作浦喻

蜂蝶喻客

潘頊

世有為炎涼之說者予竊怪之聞之古或書門謝客或  
作詩問客或有白髮公道之譏或有春風不世情之諷  
何其淺也昔田常之客喻以市肆矣曰事固然也廉頗  
之客曉以市道矣曰勢使然也而人犹不悟何曰二客  
亦淺之乎其為言也請以蜂蝶喻時當春夏遊蜂舞蝶  
管領百花暮色香而趨赴視開落為聚散蓋時之所驅



氣之所使情之所動性之所為天也而非我也乃若桃杏既敗嗔其赴牡丹之家醉麝蠶已當令矣而芍藥委地猶數其叛揆之于理殊為不近人情又若當此花時孤松挺秀脩篁標節佳則佳矣然而無香可餐有色可辟政不免取百花之笑而乃敢反唇於蜂蝶乎至若秋菊冬梅色香殊絕遠紛華甘寂寞蜂蝶不知也如或知尔則又霜高雪嶺清氣逼人恐亦不能近此陶元亮所以慕素心之人而林逋獨棲遲于孤山下也然則君子將與百花爭榮乎將於松竹比迹乎抑將含貞抱璞

與梅菊共歲寒為三友乎是故知蜂蝶則知天道笑知天道則知自處矣惡用是紛七為也

永慶宮偶書淨業堂壁 何 遷

庚戌三月吉陽子遊於永慶之宮有墩隆然在宮之右吉陽子顧而樂之僧曰此謝公墩也吉陽子曰彼臨川公所謂不應謝姓者其殆斯墩也乎我方公之有意乎斯墩也而為此詩特一嘲謔之豪談耳然以其玩情之深徘徊焉與山川風物相引發而不可去故其攬而有之也若有係怯往來相為無窮之意至不能禁而發之

詩雖使數百載後好事者得以忿奪之嫌窺其中而不以為卹若曰斯吾貪而非欲也豈以造物者本無盡藏而其所攬而有也非其有主者耶今也山川風物乃予又將有取焉以托予備然一日之適然則公所欲攬而有以之必為王而不為謝者烏在其無盡藏而用之不可竭也已而僧請次其詩且曰公樂矣請以是紀之吉陽子乃嘆而作曰噫嘻余何以詩為哉夫以臨川公之賢既不能攬而有之於尔我名稱之際而予乃復欲取而托之於詩歌紀載之餘汝且謂無盡藏者果可以耳

目遇而得也乎夫天地之化無殺無色苟與之備然而適則雖吾耳目之常吾且不知其為吾而何有於斯墩也汝休矣且予不能詩矣予既覆於僧乃取公詩戲易一字授之僧使誦之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妨墩姓尚隨公誦已揭之淨業堂中三歎而後去

庭語

禮云孝子有深愛者必有遠慕至我慕之不可已也而五十而慕者惟舜蓋難之矣無他人之情有所移則有



忘也忘則斯慕由五十而上至於期頤愈遠則愈忘乃  
有誦劬勞之詩生日不能為樂者此非情之至有感焉  
于心而不可已者哉擴而充之人可舜矣于是知孟氏  
之稱堯舜不我欺也夫子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其喜  
也蓋其懼也此與人子言者也夫既有懼心矣而暇為  
樂乎子養志者也親之志于樂也而盡客之觴其顏有  
酡子順焉以娛其親喜可知也禮之所許也親有劬勞  
之感而子不知懼乃務競其紛華以觀美於俗閭巷之  
曲謹者稱之曰禮是以其親市也孟子曰穀聞過情君

子恥之君子所恥莫甚於今之壽文矣庖言滿壁蔓而  
無當亦奚以為而且曰是足以榮吾親匪誣則惑也憶  
昔西越龍溪子以新建之學鳴者也余新安人篤信其  
鄉者也乃龍谿子不余鄙余自浙歸杜扉西郊而龍谿  
子儼然扣馬余驚焉曰先生年高矣奚為遠遊乃幸見  
臨龍谿子曰初度之辰無如長者轍何俗云避生非狗  
俗也以避客也當是時龍溪子為客余主人也主人知  
敬客而已而心竊疑曰大耋之年客可謝也何客也而  
避之千里越二十年余乃如其年矣聞宗黨好我者相

與議曰七十古稀鮮不稱壽公在鄖陽道阻且長越境而慶公則有命令又十年林泉之遊物外之懽公必不拒矣余心念之無論劬勞之感不可已也即賓至且有頌有祝其辭洋洋余惡敢當惡能默揖而升者三讓而坐者再周旋有儀迺可觀也余瞠乎後惡能偕夫儼然冕衣裳而臨我者非所事則所友也一出入有迎出有送繹如也雖勿亟拜耳惡能不憊于時日南至北戶瑾矣柯葉知風瓶水知寒而余以衰白當之惡可云智于是知龍谿子之避非過也余不能如龍溪子之遠

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藜杖所之惡從跡我乃命兒輩謹應門焉母役而翁矣昔茅氏以牲奉親而蔬對客有道者稱賢焉此貧士之禮也余從大夫後久矣過我者惡敢慢上客在堂所以奉客者如所以奉我者再倍之乃及真率之約如約而止母或踰也使我不信于我友也僕痛馬瘡青藜白飯必勤察之母使有飢色于吾廡間東郭氏所謂貽口寔于吾邑里也不可以不戒里之俗慶有日之旬者再賓且稀矣青陽近矣二三君子從我者且有意乎蔣氏之徑杜子之航山之曲江之泥



一觴一詠憤可岸几可隱也何主何賓可醉可醒此余  
之得意時也嚮者之避非避客也避喧也兜輦其往敬  
謝庶無予謫哉

責志懺 蔣德璟

萬曆四十三年月日某上謹以清酒名香獻懺心神之  
前璟少也知學科第而已不知有聖賢之學也即知之  
以為聖賢去人自邇不待學而反以學者為偽嗟乎久  
矣其身之不肖也稟弱性浮易誘難專讀蘇子見其天  
韵生動因欲學蘇子讀韓子又欲學韓子以為氣勁而

節峻雄奇獨出誠能至于是烏亦足矣及再讀陽明子  
而始知我性命之所在也聖人之可學也愆累之多悲  
恨之至而求一出脫之也嗟乎余之志不亦雜乎余之  
學不亦晚乎陽明子往矣學無明師其誰相予上竟得  
為聖人乎陽明子初以立志教繼以立誠教最後以致  
良知為教夫待陽明子而興者凡民也而遂不興者愚  
不肖也陽明子之言具在非明師乎過時之學非人一  
已百未之敢望而尤作輟焉可不大哀乎尤恐見其言  
而慕不見而忘靜追而憤且訟也交事接人而其宿業

鈍根不呼復出故剖盡腸胃以誓於明神之前而使之不敢自欺且以欺神其辭曰道晦學誤人放其心有言性命目為腐慙及至阿鼻既慄且慙始知賢聖立教淑人亦以自淑證位高真余幼癖顛恃才妄作狂踈狷刻剛直自若師友不非多疾寡葯業障萬端以罪為樂氣退心慈愁悔激作拔根不猛沈迷如昨推鞠蒙茅由志墮落所以良知明滅相搏既雜復惰心徒焚灼稟告神明自今以始盡洗瘡癥裸浴慧水醫狂以謙桔蹤以止逐狷以寬囚刻以耻功行默施勿干福祉父有詔言長

在心耳德遠龍山皆有哲子勿負所學二子是似責重愧深非鳳則豕何以希聖俾親見喜百拜明神陰牖其勇日進一日志力精聳湔除蝨賊助成根種天觀地察心誠誓重有負神期伏聽誅恐

湖上讀書堆六先生會語 沈懋孝

嘉靖癸丑夏四月既望念菴羅先生自北還道經浙河東廓邵先生赴梅林胡公之招館于武林山間于是菴唐先生龍谿王先生荆川唐先生黃州湛一方先生與邵羅二先生咸會於我當湖將縱觀海上之勝明日



携同學六七人過湖上讀書堆日相與論格物之指焉  
一菴曰朱元晦所稱格物工夫原不顯上在讀書或索  
之文字或得之論辨或審之思維或求之應感融驗之  
際無處不用力焉人若真能如此融究積久貫通自見  
天則與懸空獨悟判如霄壤若其融究不精顯守此心  
與世故物情不相貫串總然無私終非大徹不得謂之  
誠正何以能措諸天下國家念菴曰人心惟虛乃明有  
不明者物障之耳格去碍膺之物靈光自能被四表格  
上下何所不通太空朗日纖雲俱盡六合皆在徹澄之

中若初入門必須有此一段研究考究則中庸首末二  
章亦云無頭學問可乎司馬君實扞去外物之說未可  
盡非但不若云扞去有物之心尤善龍溪曰先師極力  
揭箇致良知人所不慮而知者乃獨知中一點最真極  
處此天地一陽之脉干聖唯精之指致知之工夫原不  
懸空只在格物上用為人子誠心在孝上用為人臣誠  
心在忠上用心誠求之良知之體自會周匝自會徹了  
一毫不須造作原無古典成規可以講求依傍處所謂  
未有學養子而嫁者也故明德新民在止至善平天下



格物其義一耳在此一字以上七條工夫全在此一處  
總歸去處用非止為學之始事而已荆川曰傳言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意已明了矣  
非是缺文蓋知物之有本則格物而知自至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人已皆天所生之物本原却即在我靈明中  
故云物有本末格物者明其在我正本清源末流自正  
如孟氏所謂大人者正己物正唯大人格君心之非格  
者犹言格式格局之謂物所從以取正朱元晦所謂天  
理之盡至當不易者是也在我此身此心上若能到至

當之極天下國家不必一一費力整頓自然皆就條理  
此古堯舜三王之道故以聽訟無訟發明本末極致之  
說三代以下都從末梢上分別去古人遠矣是日也東  
廓先生獨無言湛一日諸公如此各上發明本心中見  
得的然是處這一竅與千聖合符一了俱了原無異同  
即此是知之至也若格物字義不知曾子與當年作何  
等訓解我輩以心領為面命不必多下注子也論孟中  
言學俱直截大學層節多禮記文字多有之聽其自為  
子輿門路是已何必紛上論辯以發之哉曰誦白沙陳



先生詩云語道則同門路別任君何處覓高踪今在座  
諸友歌再闋而起明日諸生送至鹽官再越日至水西  
而別當湖門人沈懋孝記

樂概 沈懋孝

自戰國以來新聲代變及秦焚蕩無遺古樂不傳其日  
已久漢初唐山夫人所作李延年所增損皆以己意為  
之耳今所梗概犹存者詩書所載戴記所述以及孟軻  
荀况書淮南呂覽孔叢所載而已不詳不傳也後經漢  
武唐宗宋祖命諸臣討論其事凡可集獻者亦畧備焉

宋臣陳祥道弟兄論次樂書一百卷古今條貫無不具  
嘗獻之朝未及施行蔡元定竭半生之力於祥道書中  
搯其精要獨出已見先求聲氣之元因律以生尺不盡  
以荀勗所上古尺為据曾經其師朱元晦先生攷序而  
定之似為確論矣然余聞之西蜀趙大洲先生言方今  
惟韓苑洛宗伯深知樂理曾于南都詳定太常郊祀之  
樂全以律呂元聲太和古譜為是其言黃鍾者復之一  
陽潛而甚微楊子雲所云陽氣潛萌乎黃鍾之宮即堯  
夫所云太音聲正希者有九寸之管如蔡元定所云者



乎至豫卦而雷始出教地上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則當在地中時氣微教希其管必至短無  
黃鍾九寸之理明矣由此言之律呂新書未嘗上之朝  
習肄太常吹之未必和其律候之未必協其風甚矣樂  
之難言也余請言其大概吾其以孔子為宗乎孔子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閔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由此言之夫  
子所正魯樂周之樂也被之以詩雅頌而已不言風也  
乱以閔睢閔睢而已不及他國也後世有能準周魯之

樂夫子所釐次者乎則雅頌具存焉何必他求也他日  
語太師摯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嘽繹如必  
如是而成焉由此言之夫子所謂可知者其詩具在其  
器具在中間要眇節奏即書依永和教八音克諧之義  
此是司樂者心教傳授之微恐不似後人古尺秬黍分  
分寸七層繁多端之說也他日告顏淵曰韶盡美又盡  
善不圖為樂至於斯有用我者樂則韶舞乎必放鄭教  
鄭教淫毋乱雅樂由此言之虞韶所以冠六代盡善而  
已今觀之二典垂裳拱手宇內太和百僚克讓庶績咸



熙神和入樂鳳儀獸舞一團元和如春融<sub>上</sub>即此是韶之真譜矣上矢明良下謳衢壤字<sub>上</sub>可歌可詠孰云韶不在今宇內耶所以絕響不傳者鄭衛淫哇之曲蕪蔓充塞絕有古樂聽之唯恐卧耳故放鄭則韶可復祛淫則樂自正此又不易之論也余之意以為士大夫燕享郊勞不能廢樂宜如春秋諸賢大夫為之歌雅為之歌頌為之歌王其友朋贈處為歌伐木為歌緇衣顧瞻王國忠耿紆徐為歌喜起為歌卷阿閔人卹物感慨乎中為歌魴魚為歌匪風一人清唱令孺子和而歌之宣之

以金收之以石絲管雍<sub>上</sub>以佐人教使士君子心和氣平鄙消吞釋此非虞韶之樂雅頌之音而又何求焉若乃宣淫導欲胡羯優笑長夜靡<sub>上</sub>娛酒不厭此乃孔子所斥為夷裔之音不宜乱華奸好而乃使之代萬舞於公庭乱清懼於雅會其何娛之與有故兩雍庠校宜復古詩習古樂公卿牧伯宜清歌肅雍以觀俗化民氣宜平音宜淡化尊宜舒徐交際宜清肅此亦猶之乎先王之樂也若夫郊廟典章昔曾趨蹌其間人非季札何敢論述其一二焉今姑采史文之粹者刊刪論次續樂書





人翁曰予世之介人也外無所嗜因遊因逸中有所據  
匪偏匪倚識達照晰鑿燭潛密進益友以為輔絕匪人  
而弗比尔何為者而我詣也客曰天生斯人畀以至理  
理之所存予寔相依今古茲上賢愚并列達人高曠恒  
與予偕狷士狹卑思與予異是以異予者則節苦而窮  
同予者斯攸往而利即予之素而究其情蓋友之益而  
子弗予從也乃曾不予知乎主人翁曰不知也客曰人  
情隱伏有誠有偽飾偽者矯俗以亂真率真者違已而  
略跡人情畏寒予恥惡衣人情嗜味予厭菲食人情惡

勞予情暇佚榮利可欲則遠乎淡寂窮約可薄則務乎  
封靡耳之所適宜于妖泆目之所麗便於綺麗層臺崇  
崇予以為陋高堂數仞予以為卑豈宏大之資厚之於  
天非人所移今女則是古違俗沉精抗志疲神延思朝  
文暮史焚明膏以嗣日嗜義理而忘味徒白首于玄微  
甘絕意于游逸流光代謝逝者如斯子其過癡曾不覃  
思仲尼仁聖伐木削迹子輿雄辨行無所栖顏氏不違  
而終窶曾參純孝而逸世邈其所得曾何利益含垢和  
光至理不遺違眾孤潔萬物所忌子亦明哲云何膠滯



今從吾遊則居多逸豫出得良朋動翺利而媮匕神豁  
爽而融匕大德踰而衆以為能權細務修而人以為能  
經沛乎若趨下之流而歸大壑倏乎若橫天之翼而發  
飄風子能從吾遊乎于是主人翁聞其所言得其所以  
乃奮然而興勃然而怒且叱而且逐之曰尔為若人也  
耶尔其行矣吾與尔絕矣客乃色羞降氣將退而復進  
之曰子何相拒之甚也夫人之處世窮達弗齊禍福無  
端于焉伏倚方尔之窮也爵命弗加錫子弗及眇王公  
于一蟻俯華岱而若卑志凌霄壑氣出虹蜺方是之時

予與子交何危何疑及其達也進規宸宸志氣陽匕入  
積猷謀神慮洋匕秉節越而清九圍之氛塵和鹽梅以  
躋一世于黃唐上有所制下有所畏予與女交有得有  
喪今者之來惟女之哀思以女裨女何我違主人翁曰  
不然予世之介人也志之所決山岳可移見之既定儀  
秦莫回窮達有命我何與為方其未遇為一身計甘蔬  
食而自樂處屢空而無斃將遊神於皇王思放逸乎揚  
墨慨周轍之不旋歌忝離而傷悲耻文教之日衰誦伐  
檀以自勵坐石臨流嘯然長歌登高顧下奮然振衣吾



身則窮吾志則適及其既遇為天下計人所不言吾不能諱人所不為吾不敢避寤寐尚伊思兼周奭樂咸德于一堂慶流澤于九裔高牙大纛不足以為榮玄衮圭介不足以為奇吾心無歎吾道不違安危在子子何能為大凡世之子交而子遊者皆荒淫之徒安其安而不思其危樂其樂而不思其憂者也是以君與子交國步斯卑臣與子交人官斯弛士與子交而業以之不修農與子交而稼以之不治由古及今其喪國而止家者不知其凡幾皆子之故而不知子之為毒也子復欲加於

我乎吾今特逐汝而且以女之毒天下者為天下告也女其行矣子與女絕矣于是客乃茫然而失寂然而伏若降階而出戶王子曰甚矣物欲之足以喪心志也以我介而幾為其所乘而况天下之不介于我者乎

破星命地理 徐奮鵬

世之欲前知禍福吉凶者輒談星命欲免禍得福趨吉避凶者輒談地理予謂祿命家其言星辰名字皆後日杜撰不足信也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授田阡陌未裂蔭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



選科目未與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如謂星命可信也則據予生平所遇有奇人談予當於某年某月某日歷膺仕而予猶然褐也又有奇人談予當於某年某日歸巨室而予依然存也此皆名善通天文家且茫無所驗况其庸工者哉子故著之以破世之談星命者至於人生復還於土自是定理特子孫不忍以至親之膚近土為風所冽為水所濡為蟻所啜果無是三者則親之骸安而子若孫之心安子孫之心安而自覺理順氣寧即是福也若謂骨脉一體相通

而藉死者之骸以蔭生者之福試將以自己爪髮剪割尺寸寘之水火則彼一截受焦受濡此一截在骸者亦覺其焦濡否如其不覺也則死者生者之不相及明甚也周禮冢人掌公之墓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不擇地形若依山人之言而信真龍止有穴也則彼左右墓者皆不吉矣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亂祚長久此果得于祖宗丘墓之蔭也乎信乎蔭之說妄也第人生居宅似宜擇而處者蓋公劉宅邠太王宅岐文王武王宅豐宅鎬亦必審山川向背寒暖之



宜世之定居者亦止從其陽燠爽實之地居之足矣如云某居址出公卿出宰輔則吾不敢謂舜之諸馮傳說之岩下吕公之棘津是何勝也吾故著之以破世之談地理者不吉矣然而風前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六

齊大夫之讓王亂東訃真語止亦六也限如式

齊有大夫擯退而耕于野者數年矣一日謀仕進賄王之左右使譽之左右曰今王議伐楚吾將言子閑於六韜三畧天時地利制勝之書欲使子為將何如大夫曰諾於是齊王信之遣使者賜大夫環大夫懼伐楚之難

也入朝王乃言牛山之事曰牛山齊之鎮也此牛羊斤斧相尋材木盡矣臣聞之為故國必有喬木而牛羊濯濯若是臣竊恥之臣蓋少而好植種之術臣願使臣為司藝之官為王圖而後伐楚何如於是舉為司藝之官俾成牛山之喬木同列竊議之曰大夫以伐楚進乃首陳種木之說且喬木必百年成也何其圖所難耶何大夫之愚耶北谷老人聞而咲曰夫喬木難矣猶無患於伐楚牛山之木未成而伐楚之後息矣彼徒以種木博司藝之官耳木之成弗成何計也且子謂大夫愚耶彼



直以喬木避伐楚也甚矣大夫之諛也嗚呼使桓公管仲而尚在大夫之諛何行乎然世猶有以人命為喬木以自便其圖者齊大夫猶善諛哉喬木雖美斷無患於剽賊觀真顧彥夫木必百五也其圖可據而何大有趙生者善寫真以予知彼之善於真也寫予貌以贈予初不知其為予也問曰斯貌也陋甚矣吾未知其為誰也生笑而不言復取他人之真以示予曰此某也此某也生曰他人之貌則識之己之貌則不識予之目亦難乎其為目矣予因取鑑以鑑且與斯真比烏眉目予

也面色予也精神融態亦予也然後知己之不明而為生謝焉繼而嘆曰古之君子每以知人為難以予觀之亦知己之難乎故曹操自以為文王殷浩自以為張良入閔十六子自以為伊周管葛卒無所忌憚為天下後世笑彼或大言以欺人其心未必誠然也今之人平居議論某也賢某也不肖不啻若辨蒼素至於己則皆若予之觀真也予惧焉遂書此以自警又以表予之不明也

尊其字約楊循吉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維王公大人亦以



名稱於天下迨周文蕃始制字與謚字以尊其生謚以尊其死也當朋友相謂則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名其長者則名不名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曰子待之也下之非臣僕子弟曰子上之非君父母師長者生於其間適等齒肩而輩儕然後有字行焉然則字之稱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若臣僕子弟弟子然也臣僕子弟曰子之呼於其上者名也與我等者不待吾以臣僕子弟曰子之禮則已足矣而更何求焉為人兄則人呼以兄矣為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為人

長則人呼以長矣不為兄與師長者而又責人無待以臣僕子弟曰子之禮則將奚呼然則舍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為相尊者也非泛曰為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以來士大夫皆稱字猶近古至近代始不敢稱字不敢稱於前輩長者就有說也加之四五年不敢呼其字少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與之同年者亦兩皆不呼字曰遂廢矣少者呼於長者曰尊兄長者答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生尊兄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非有意於尊之歟夫尊之是則



受者安尊之非則受者不安舉不安之祿而加諸非可受之人此謂尊之者如此耶是之謂以無禮待人以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則莫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可以相敵者惟視禮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怨其人卑待以尊則褻其人相敵雜待以尊卑之禮不為諂則為傲故君子不敢取怨冒褻而為諂與傲也吾今為此約願吾之友自相稱字留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請勿罪庶幾乎其近禮也哉

人耕趙統

稼穡艱難非惟士大夫不知雖鄙夫婦亦不自知周公幽風蓋亦知其大概矣成王何足以知之知之何益雖后稷亦不盡知也老農主耕土必以牛想當時亦必或有馱耕馬耕後世乃有駝耕駝韻書犂也夷畜也史無名傳今邊地始多有之馱古傳無文不知何自後又有划車耕機也後又有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扛土中依於犂一人柄後一人揭前又一人別繩牽牛轅大抵窮而通牛之變平生讀書所未見聞不知他小說前人詩文



集有及之者乎故特別為人耕詩以見鄙夫婦之不自知其不牛也子柄而母拽婦牽而翁把以相尋於一耒耜之上而吏隸守令之因其愚也者而日尋鞭撻以使若肩穿胸胝臀背指蹠之創折日夜流血也以營一日之富貴以日巧行旁刺以過掩其終身之功名人上得而知之夫士大夫固亦人子也市井草莽不外四民故獨望於士人焉君門萬里咫尺耳易達也貴人不言驅賤丈夫而入鬼門噫盡矣夫後人或有見此人耕之說者幸勿謂我之鄙夫不識大體嗟乎天下之大體根於

小節

擊壤亭請記狀 吳廷翰

席老師者本陶唐擊壤野人堯尊而為老師也史逸其姓今襄陵之東名席村距縣二十五里相傳為所居地而云其姓席則不可考但擊壤而歌云上實其處也夫帝道廣大莫可名言觀老師所詠雖孔子益贊堯無以加心游帝宇胸次皇涯粹含天真神與道脗宜堯聞而亟尊禮之而不知其出于田野之口也夫以田野數言而能盡上古聖人神化之妙則亦聖人之儔也其嘗齋心



寤寐莫覩其盛而思一見其遺跡乃訪而得舊祠則已  
蕪沒僅存斷礎然亦為風雨剝蝕漫不可辨而詢其里  
人則尚有垂白數人稱為遺孫雖其世代邈不可溯而  
其事則賴以存故因祠而拓之以明厥里然風散所樹  
匪名弗彰故又特搆一亭名為擊壤使後世知先民之  
事并立石以紀星歲耳若夫遠詣皇世以揆遠古之秘  
上窺帝德以燭神化之情非有大人立言不可敢請執  
事一抽玄思爰述至文載之斯亭與歌不朽則老師之  
心尚有可想而堯德之盛益不可名矣斯民幸甚斯民

幸甚

市愚王格

有稱無懷氏之世業愚而盡其術者號于市而求售焉  
王子聞之使弟子駮生往觀之且名焉其人與俱來携  
其黨蚩人丈夫以從俾與平價王子睨其貌樸然悃悃  
信類有得者與之言喑焉俱無酬其交易高下之目亦  
不得而覘也竊怪焉然心貪其名弗能捨已則悉其家  
之貨錢布米鹽之屬程以無權之衡概以既剖之斗掬  
籌而起進愚者而與之從事焉其人喜發橐倒囊出所



有畢陳於王子之前輪<sub>亡</sub>困<sub>亡</sub>態別狀分王子雖素號  
知愚駭弗能名也姑錄其淺<sub>亡</sub>者則有若抱甕而灌若  
折腰而遁若負石而沉若集木而槁若避盟而移犢若  
疾響而捐瓢若伐檀于河干若曳尾於塗中若奮錘于  
大行之巔若委羽於滄海之津例是以往皆世之所謂  
顛蒙寡筭而一切機變之巧無以溷乎其中王子啞然  
以為奇貨也唯恐失之而其人又能廉取予齊贏絀其  
與王子互一聽啞<sub>亡</sub>大人所議畧計直而已殊不似市  
井日中者之為既罷王子將卷而懷之矣而王子有慙

子數人倉皇從舍中出若驚若怒競前而譁曰大人誤  
矣夫凡所謂市易者為其有補於不足也今斯人之物  
皆蒙葦之所素語與愚谷之所素蓄而又有出乎下者  
大人不愛重貲以取之于大人之身無所加益直贅焉  
耳其弗亦甚左歟王子曰嘻汝來夫余以不知稱於世  
而其歆然未至也方集衆長以成其能則凡有意於我  
者雖什得一焉猶將不容千金以賄之况班<sub>亡</sub>若是邪  
而汝願為之角其有無評其良否拒人于千里之外而  
無以入矣至德之闡不足為愚者子矣叱使速去寶其

技而日與之周旋于是王子之愚益進  
 而後國為之有其所無信其身否耶  
 昔操竹器一為敵敵不吝千金以觀之  
 而其然然未至也云其象身以效其指  
 耳其非亦甚也然王子曰觀此來夫余  
 天人不愛重攬以煩之乎夫人之良無  
 皆然也之也素請與思谷之也素請而  
 矣夫凡所贈亦易哉其有漸於不天也  
 宅幾入會皇幾念中出送驚若然然前  
 西華曰夫入是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輯

諸體文已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藥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



次則為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也  
是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為功成名遂而  
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是矣是為不知  
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于前兩者然既忠于君矣  
雖死有榮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  
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  
也縱有優劣均為善死若夫病卧床榻之間徘徊妻孥  
之側滔<sub>上</sub>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  
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于臨終扶病歌詩

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恋者蓋在世俗觀之未  
免誇之為美談呼之為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  
夫俗子之為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于牖下耳何  
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殼為耶丈夫之  
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  
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為未有岑<sub>上</sub>寂<sub>上</sub>卧病床褥  
間扶柩推輦埋于北邙之下然後為得所死矣蒼梧殯  
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弟子老  
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



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為然則將何以死乎  
計惟有做此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臼聶政者既  
不見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間乎且吾  
已離鄉井捐童僕直來求買主於此耳夫此間既無知

孝  
行  
子  
一  
言  
不  
辱  
人  
第  
一  
方  
之  
禮

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已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已者以洩  
怒也書此以告諸親稱相知者

提琴潘景升

雲間馮大行使周府王餽樂器一具携以歸詫客未見

中有二絃而龍其角絲自口中出魚皮腹木背幹則花  
梨而象飾之麗以弓而繫其絃若為之挾者衆昧其名  
馮笑曰此名提琴顧無能搯耳因延楊仲修賞焉仲脩  
者婁之審音者也抑按沉思手弓若有會然苦其音弗  
亮也曰吾將亮之足令入細矣於是易龍角以檀為之  
軫易魚腹以桐幹以篠而直其絃以半絳顧無為之背  
案有飲瓢椰也合之中式製遂成而試搯之音中宮商  
乃律以小令度曲其聲鏘々璆々若戛金玉仲修喜曰  
亮矣吾循其細聽微而弗熒指捷而弗滯理于瑟而弗



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為然則將何以死乎  
計惟有做此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臼聶政者既  
不見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間乎且吾  
已離鄉井捐童僕直來求買主於此耳夫此間既無知  
已無知己又何死也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  
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  
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

提琴 潘景升

雲間馮大行使周府王餽樂器一具携以歸詫客未見

中有二絃而龍其角絲自口中出魚皮腹木背幹則花  
梨而象飾之麗以弓而繫其絃若為之挾者衆昧其名  
馮笑曰此名提琴顧無能搯耳因延楊仲修賞焉仲脩  
者婁之審音者也抑按沉思手弓若有會然苦其音弗  
亮也曰吾將亮之足令入細矣於是易龍角以檀為之  
軫易魚腹以桐幹以篠而直其絃上半絳顧無為之背  
案有飲瓢椰也合之中式製遂成而試搯之音中宮商  
乃律以小令度曲其聲鏘々璆々若戛金玉仲修喜曰  
亮矣吾循其細聽微而弗熒指捷而弗滯理于琴而弗



紊持以協管<sub>上</sub>調以引簫<sub>上</sub>昵以和肉則融<sub>上</sub>然邀魏  
梁甫之徒相與合奏於洞庭之波風冷<sub>上</sub>生縹緲而雲  
冉<sub>上</sub>繞四飛之間一郡之人皆醉三月而不能醒也洞  
庭君聞之而嘆曰是音也非人間之所習聞盍以饗帝  
而樂神乎新安之上玄帝棲真之所而軒轅氏之所乘  
游也盍往質之既至浹旬而咸池之樂始備西震於靈  
巖披及鸞生<sub>上</sub>喏然長嘯莫知其解斯為帝之縣解與

三絃潘景升

周樂器設播鼗職業所及制用絲結為繩如貫珠垂雙

耳搖之還擊其面以成音協於鼉鼓之節自周失職武  
入於漢至秦末改此器引絲而長之以為絃加一以象  
川羨棟出其上如繭之吐絲去鼗革代以蛇腹象仰孟  
承概名曰絃靴絃取諸乾軫取諸坤紀之三以行宮音  
之主也至漢世胡部習之廣其月鼙增一絃以象四時  
則絃靴之窕以咸用和而嘉成楊子雲之著太玄因之  
琵琶是已今之稱三絃者左曰老中曰中右曰子合易  
卦陰陽三索得長中少之次其性柔用宜剛其調緩用  
宜張在泉石之間則清流雲霞之際則燁參艷冶之場



則曠近市居者濁處暗室者窒溷湫隘者鄙失其操矣  
故珮瑱浣女去軫而能調清溪幽居三弄而成曲廣陵  
之伎委調於流波惠明之靈宛轉而垂露哀絲悲韻在  
指繁而不亂撥滑而不滯斷而復續抑而忽昂驟而若  
止伏而若浮高臺欲傾曲池漸平就鼙而心憐孤嘯而  
響合雙壑風韶惟清遠可尚一弦獨奏况金玉其相此  
千古之直音一代之勁節也若乃吳俗和緩其音靡漫  
其人柔脆其德沉酣和緩以振之易以豪靡漫以激之  
易以褻柔脆以越之易以鞫沉酣以湛之易以揚此奏

曲之微以之移情動衆者也故非世戢則不專非心感  
則不憐不學搯縵不能安絃綸以緒終琰以拍傳余與  
吳門張聘夫交其父子于三代之間每為醉心焉祖野  
塘以琵琶標特父小塘以提琴擅譽今聘夫遂以三絃  
鳴而後絕技歸焉其技在漢之先吾於是而聞秦音矣  
中聲獨音潘景升  
夫受氣于地惟竹也清受音于天惟肉也獨古云竹不  
如肉謂之自然二者胡可清也故竹音勁者可以裂  
石可以斷腸肉音微者可以魂銷可以情死肉奏而情



不為死者未足以盡肉之情不盡肉之情其去曲之微  
遠矣比之琴箏咸以音自寫而末世始合以歌簫管本  
以音自和而末世始合以曲音各有主曲各有真從音  
中聽曲為不識曲從曲中審音為不知音余每持是論  
而衆人安于習殊不謂然姑以是為耳娛非為曲證也  
晉陵李紉之每奏曲一坐悄然傾聽輒戒簫管勿和其  
清潤宛轉之致始得悉陳而性靈朗徹不為游散牽引  
龔應民賞余以為獨鑑明日國中之屬和者不至四坐  
穆如惟竹音波流蕭然遞響和之天倪乃為不繁故知

協和為吳兒偏技可以艷場不足以標奇可以悅俗不  
足以熒智譜曰獨音而善曲以自振者始無惰情矣

口戲潘景升

蘇轍北京東院人雙目無見而舌根之慧無所不通長

安貴人延請無虛日其技面陳者十一而背騁者十九  
一所能也九所絕也彈弦奏肉曲盡其情此面陳之一  
也閉之室倚壁而聽之忽若游茂林而百鳥弄音也忽  
若閱大苑而牛馬嘶風也忽若臨市廛而鷄鳴犬吠兒  
女啼號猶豪爭鬪輪蹄夾擊雜沓奔馳囂起氛上若震



一方而驚四座此背騁之九也客曰子技至此乎子將以舌視乎吾視子舌知為秦之苗裔矣蘓瞽曰吾之坐一室也茫乎若無四隅俯仰縱橫莫不以身傳而象之浸假而鳴羣飛而翔忽生萬翼浸假而嘶羣逸而奔忽驟萬蹄為官長為邏卒為踐更為衣襪而成穀吾聽之若一吾執一而合喙衆之聽之遂以一而為萬矣彼吹萬也孰萬使之哉吾所以用舌者四骸舌也五官舌也一毛一竅皆舌也吾不知有吾舌亦不知有吾身而後能成此技也成之以想者也吾以舌養吾生耳秦

之舌存適足以戕其生吾不為也且吾甚樂乎其無視也令子有目且得進乎技哉客曰善遂易瞽稱為舌師云

西廡十反

馬道士居虎畷之神祠倣郡城之戲樂用竹木金革之小器而節其音其音斷續不齊襍如風雨乱如蓬麻名曰十錦間錯成韻各不相沿亦曰十反馬之言曰樂奚以器為哉形語之國奚必殊音自吾舒雙臂有掌有拳有背有面有指有節有骨有肉有抑有按有屈有伸而



輕重疾徐間之所觸亦有厚薄柔脆堅歛之異數之至百且溢豈惟十哉於是為一奏而節之以舌惟唇齒頰輔咸和焉聽者莫能盡其變亘史曰吾今而知一音之統衆音也何絲之不可竹之不可肉也宮之不可商商之不可羽哉呂覽曰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心之所通而木石應之况能運臂者乎故曰吾於手樂而知錦之細反之微也孰能形語者而與之手語哉

箏

麻城丘大語余乙巳春在京師有老樂工過其寓云張

媪者嫁而歸先太守舊人也曾記君總角時侍太守通州為水嬉今願一見君也丘大聞而心喜急上馬造之媪為陳前事歷七可聽皆丘大童稚所記憶者相與歡欵飲泣為出酒饌佐譚因言有姊大歸且老矣故傳父箏擅塲教坊君不願聞乎丘大曰幸甚其姊出見慷慨擊破箏理敝甲而彈歌以合節丘大始未審至二三句方悟為春闈催赴盡四闋丘問曰此南詞安得入絃索姊曰妾夫張永嘗供奉武宗推樂部第一人口授數百套如琵琶記盡入檀槽習之皆合調今忘矣惟四朝元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五  
鴈魚錦尚可彈也丘再憮欣為再彈則思量那日離故鄉也音畢擲地曰此亦廣陵散矣幸一遇君而彈如隔世事妾將捶指安能更撫哉丘徑大醉而別亘史曰世知拜月亭可合絃索而不琵琶記亦然元人猶鄙而少之何也豈非以其尚綺麗而少蒼莽色乎得張未振其殺幸一吐氣矣

又云余已丑歲至燕京聞陳大捨搗箏有殺而無曲後嫁衛氏稱衛媪其技絕世此後教坊多工南曲胥失之矣大捨余別有傳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一

經學

答徐大年書 趙汸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盞孔艱慨思晤言惟重瞻系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歛至者

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  
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  
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  
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  
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  
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  
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  
已于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汭嘗歎王子雍有  
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為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

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  
駁而釋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書  
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  
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槩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  
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  
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  
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  
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  
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祀



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疎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粵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伯宗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

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做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煇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靈沈鬻辜祀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豐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

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  
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甸曰國  
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至祀天神於圜丘  
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  
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  
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  
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  
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

也夫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  
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  
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太皞以降雖有功  
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  
揚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  
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  
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  
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



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常昭註禘為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為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

以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于夏契之于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此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見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



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闕宮以祭姜嫄大司樂  
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  
書焚于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  
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  
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  
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  
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  
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  
下迺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

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  
于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辨于周公廟禘文王之僭  
也魯無廟主藏于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  
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考典不至矣上言祀帝  
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自車服旌  
旗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  
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  
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謂之  
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揚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



熟杜佑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註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為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傳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為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

頗難看訪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彙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為己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



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  
不宣

與宋景濂

趙汭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侯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  
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忻懌汭今春準擬一  
訪陶公屢傷風寒膝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  
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為後期也春秋  
屬辭鍛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  
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撥也不肖自

少即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  
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既倦檢閱尤憚思  
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  
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  
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  
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為春秋傳  
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  
見索觀盡教葉真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  
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即云春



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  
信後見屬辭乃手抄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  
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膺合如此公則不但  
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  
幅求教印可一信弁于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  
視其書果足以警其意志然後可以著筆或有未是且  
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沔乃親見  
刻梓蓋有其說劉道源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  
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盧

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沉頽水述其說篇末以自哀  
今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  
得郡文學輒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  
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  
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  
具甫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  
弱推顏疲滿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  
義忽有所悟則胷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  
成其書而衰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



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為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鑒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敝縣知子克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却奉字然稟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通劉仲愚先生啟 鄭真

伏以一鄉高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就師模仰造丈函俯陳尺牘切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次春綱常為正事繫時時繫日凡

例滋多道上合於唐虞贊不待於游夏粵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來群儒狐疑諸說角立據事直書者膠于一見隨文立義者弊至多端克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曠我四明思皇多士棲宣獻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為國子之師困學名書深寧撮其要趣日抄有註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社之源流袁內翰備高舜元之答問蓋以發明其旨匪徒專事夫言厥今明經用以取士巧於新說晦菴嘗指其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脩永遠孰為



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益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其已矣伏惟先生屬辭此事微顯闡幽謹人事于三餘審天時於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錄有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夷夏盛衰蜚王國之聲名登虎榜掌天門之教位正舉此既勇退以來歸遂從容而息偃發蒙部擊待問鐘撞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啖趙之微安國踵洛伊之派門深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久別

蠹編深嗟麟獲饑貧所迫僅為餬口之圖疾病相攻盡廢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聲容之觀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寬容庶幾予進所願掃門而授業固當敷衽以陳辭致南豐之辨香嘔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調節適早正儒臺之擢以承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敷宣固既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學之寡



陋講貫之無徒曰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費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論之旨者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

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于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



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

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詩書之跡莫過乎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  
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  
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  
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  
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  
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  
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  
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  
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

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  
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  
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  
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  
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  
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  
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  
無美矣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  
詳其辭也將書其取昂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



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先言書齊其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

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策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



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疑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彙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

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



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

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瘴惡莫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

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獲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  
 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淡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  
 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  
 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殷勤不敢不復而辭不可彈也  
 輒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必曷言之而曷聽之  
 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未之幸甚曰以是而善其  
 願達者而戰惡其大而對以明諭或書簡或同  
 之委其其夫非隨處以合對之愚曰其夫四魯文其美  
 論之文聖人善其善也之古史新文而西之於其下實





